

信息时代的教学反思

王景枝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传统教育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信息社会的知识特征及互联网的普及,给传统的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带来了冲击。许多工业社会根深蒂固的教育信条: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的任务就是传递知识、班级授课制所隐含的学生观、教师是知识的代表和化身等,在今天都需要深刻的理性反思。

[关键词] 信息时代;教学;知识;教师;学生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6)05-0109-(04)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如果说,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形成的正规学校教育制度标志着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第一次教育革命的开端,那么,以信息时代中蕴涵着的全新的教育理念和 method 彻底改造现行学校教育,则意味着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二次教育革命的到来。信息社会的特征之一就在于知识急剧增长和更新速度加快以及信息资源的开放,而这一切对于传统的学校教育理论和观念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当人们经过漫长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而期盼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时,却遗憾地发现,现行的学校教育范型根本无法承担起培养新时代需求的劳动者的任务。当下是亟须对传统学校教育和教学进行理性反思的时候了。

一、传授知识的教育目的观

“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使学生掌握知识,形成技能,发展能力,其他方面都是传授知识过程中的副产品。”^[1] 学校教育就是传递知识,培养有知识的人,这早已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教育信条。然而,信息时代知识的飞速激增,优质教育资源的开放和共享,以及个性化学习方式的实现,使我们不得不追问:仅就知识学习而言,无论是在基础教育还是在高等教育阶段,传统的书本知识到底有多少是学生在

学校之外无法自学的?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世界科学技术情报系统”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科学知识年增长率已达 12.5%,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每隔 4 年 75% 的知识被更新。然而传统的课堂教学一直是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着“直线式”的教学,注重的是对知识的摄入,强调的是掌握知识的数量和打好基础。但是随着学科的基础变得越来越厚,这种知识型教学已经越来越与信息时代的精神相左了。

诚然,注重知识传递,使年轻一代在很短时间内掌握人类历史的文化成果,高效率为社会输送知识型、技术型人才,这一切都曾经为工业社会带来了繁荣和进步。但是,塑造知识人,也是工业社会以来对学校教育功能的扭曲和异化,并且因此掩盖了学校教育的真正本质。雅斯贝尔斯说过,所谓教育,不过是对人的主体间的交流活动,它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 and 文化传递功能,它使年轻一代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教育活动关注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实现人的潜能,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简而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2]34} 他还强调,一个人如果单纯地局限于学习和认知,即便是其学习能力很强,那他的灵魂也难免匮乏而不健全。可见,知识的传授仅

[收稿日期] 2006-03-13

[作者简介] 王景枝(1970-),女,河南遂平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仅是教育的一部分功能,教育乃“成人”之学,过分关注知识,人只能成为知识的容器。可是,“试看今天的学校,知识学习在各种体制和制度的支撑下,不是已经成为支配学生生活的全部目的了吗?人们为它而生、为它而死,甘心情愿受它的肢解、为它所宰割。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知识得到之日,也是人自身、人的生活被异化之时。这是教育的悲哀!”^[3]而这也不啻是暴殄天物。

在学校教育教学体制存在了三百多年以后,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它的任务和意义到底何在?

古人云:“观天下书未遍,不敢妄断雌黄”,那是古人。而在今天,面对知识的日新月异,有谁还能做到“观遍天下书”?以有涯之生,欲学天下无涯之知识,那结果不言自明。信息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的海洋之中,那些“没有控制的和没有组织的信息不再是一种资源,它倒反而成为信息工作者的敌人。为技术资料所压垮的科学家,抱怨信息的污染,并且指责说做实验所用的时间比找出这项实验是不是已经做过还要少。”^[4]因此,教学首先需要教会学生的是选择和判断,是学习的方法和获取最佳信息的能力,是批判的思维和眼光。否则我们很容易淹没在信息之中,成为知识和信息的奴隶。另外,长时间与电脑打交道将使人的思维符号化,出现以零碎的符号思维代替系统的逻辑思维的倾向,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学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那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或知识与文化毫不相干,而文化则是美和高尚情感的源泉。“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学生通过树木看见森林。”^[5]而人的文化的一个要素就是“陶冶”,同时“陶冶又是交流、唤醒和自我实现的中介”,“占有知识并不等于陶冶,而是习得精神内容的代名词”。^{[2]103-104}因此单纯的知识并非陶冶本身,而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人们可以运用所拥有的知识,但对于人而言,他们还只是外在的财富。因此,学校教育的过程正是化知识为陶冶的过程。

其次,个体的“成人”需要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辩证统一地发展。人的存在方式的二重性(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发展是在个人、群体和类等许多层次上同时进行的。^{[6]11}个体的成长发展过程也是个体融入社会的过程,而学校正是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机构,它是学生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场所。如果说,信息技术的普及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那么,学校教育将终使学生走向社会化,在这一动态的过程中,他通过与周围人的交往逐渐习得社会文化。个性发展与社会

发展相辅相成而不矛盾,“毫无社会性的个性化无法获得现实存在的基础”^{[6]11}。

总之,信息网络的普及,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已是学习型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是,学校教育知识传授功能的弱化,与其说是对学校地位的冲击,不如说它使学校教育从传统的礼褊狭的知识传授观中解脱出来,提供了真正实现学校教育价值的机会,使学生不仅学会认知,更学会做事、合作和生存,使学生真正地“成人”。

二、班级授课制隐含的学生观

人与人都是一样的——这是又一个早已被人们接受的教育信条。班级授课制便是这一理论的典型现实版本。17世纪的夸美纽斯曾强调说:“通过把学生按年龄和成绩分成班组,在学校中建立起关于人员的制度。这样划分的班组学校现在通称为‘班’。班不外是把成绩相同的学生结合为一个整体,以便容易地带领学习内容相同,对学习同样勤勉的学生奔向同一目标。”^[7]也就是说,班级授课制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前提的:相同年龄的儿童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相同,所以对相同年龄的儿童应该以同样的速度和同样的要求教授同样的内容,并施以同样的评价标准。

但是,现代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显示,7岁儿童的实际智力水平在4~11岁之间;在性格、家庭背景、文化基础等方面更是参差不齐。早在上世纪80年代,“多元智能理论”就已经开始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学生。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加德纳在《智力的结构》一书中指出,每一个人都具有言语智力、数理智力、空间智力、音乐智力、运动智力、自我认识智力和交际智力等七种智力。只是由于这七种智力在每个人身上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组合,才使得每个人的智力各具特点。同样具有高智力的人,可能是数学家,也可能是运动健将、歌唱家或社会活动家。

同样年龄的学生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接受同样的教学,这就注定了传统教学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去个性化”。久而久之,学校成了加工厂,学生成了模具里被批量加工的对象,它使不同的人受过这种教育后变得越来越相同。然而创造性往往具有非常规的特点,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但是,人们常习惯于把超出自己经验范畴的行为方式视为“怪异”,从而忽视甚至扼杀它。同时,由于受人类信息传递手段的限制,决定了教育内容呈现方式的单一化,这就难免造成教师讲学生听的课堂教学活动的基本形式,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性,教师对学生的权威性,学生个性和主动性也随之消失。

如果说人本身便是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存在体,那么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的普及和应用,终使个性化学习方式得以实现,学习更加自主化,教育更加人性化,而这必将更加凸显学生个体间的差异,教育也终将从“学校选择适合教育的人”向“个体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转型。网络教育使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天赋和爱好选择自己的学习目标、内容、方式、时间和地点。网络信息资源的共享性,打破了知识的垄断性,结束了优秀教育资源只能被少数人占有和使用的历史。网络资源的开放性,使得每一个求知者都可分享到名牌学校的授课内容和主要信息资源。现代信息技术使整个教学活动从教育者、受教育者直至教学资源的使用过程实现社会化,使传统的学校教育走向社会、走向家庭、走向信息技术存在的任何地方。也正因为此,学生已经愈来愈不适应追求共性的班级授课制下的“齐步走”的教学模式。

这一切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每个人都是独特而出色的,个体的差异正是个体发展的资源,不存在谁更聪明,只存在人们在哪个方面聪明和怎样聪明。第二,以往的学校教育过于注重了言语智力和数理智力的培养,而忽视了其他五种智力,甚至视学生在这些方面的突出表现为不务正业,导致学生智能的严重畸形发展。第三,教学中应该组织多种活动,改革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多方面的智力资源,从不同角度发掘学生潜力。第四,我们的课堂和学校不是把不同的人变成相同的人的场所,而是要使具有不同智力表现形式的学生的优势和特点更加凸显的场所。而且,人的创造性首先来自于其差异性,对个性和差异性的消磨也即对创造性的消磨。第五,差异无好坏之分,它代表的是人的多样性。这就要求教师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性、独特性和多样性,并以此作为教育与教学的前提。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要求孩子去适应一成不变的教育,相反,信息时代的学校教育更应当力图通过自身的变革,以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去满足孩子的需要。

三、传统师生关系的转型

随着人类文化传递中介的物质条件由实物媒体向数字媒体的演化,师生关系逐渐由不对称向对称演化。传统的不平等的师生关系正在缓慢转型。

在以实物媒体为中介的时代,教师被当作一切知识的托管人和保护人,几千年来所有的知识和传统,都是从教师传给学生的。而典型的权威型的师生关系由此而逐渐形成,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教师念学生抄的讲授-接受式的教学方式在学

校教育中日益盛行,但它带来的副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主体性的基本特点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主要包括人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然而,传统的课堂教学中,由于教师的“知者”地位,教师常把自己的主导作用和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却不自觉地忽视和压抑了学生的主体性,忽视学生的“自主动因”,致使学生在课堂中主要扮演遵从者、取悦者与忍受者等受抑性角色。具体表现在:第一,中国学生的课堂言语行为中,93.8%是回答老师的问题。^[8]这说明,中国学生在课堂中的言语交往行为基本上是一个“听师由命”的非自主过程。第二,学生在课堂中经常表现出的从众与退缩,严重阻碍了其主体精神的张扬和求异思维的发展。而有关研究也表明,创造性儿童往往因为教师不能理解、支持其思想而隐藏自己的观点。第三,学生主体间交往活动匮乏。吴康宁等人对中小学课堂的研究发现,与师生交往相比,学生之间的交往极少,前者占93.2%,后者仅占6.8%。^[9]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师”的解释是:“称某些传授知识技术的人:教师、师傅、师徒关系”。教师的“先知先觉”地位,造成的师生关系必然是主与客、塑造与被塑造甚至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强调培养学生的个性、主体性和师生间的民主和平等,都注定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望。但是今天,正如《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所指出的那样:“从终身教育的立场和当前人类知识的现状来看,把教师称为‘师长’(Master),这是越来越滥用名词。”^[10]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互联网的普及,使教师在年龄 and 知识方面的优势地位不复存在。面对每天涌现的新知识,教师和学生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知识与长者和德者,智慧与人格都不断分离——更好地理解并喻文化和前喻文化已成为当代教师必修的一课。

当教师的职责已经越来越少地集中于知识传递时,当他发现“以孩子为师”不再是一个美丽童话时,当他面对课堂上越来越多无精打采不愿听自己说教和传授的学生时,我们真的到了“应该从根本上重新评价师生关系这个传统教育大厦的基石”的时候了。其实,也正是信息技术使教师逐渐从单纯传授知识的繁重任务中解放出来,从而教师之为教师的功能才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和契机。

以往“学者”即良师,其主要功能是传授知识;而今天,“启智”和“育人”将成为真正良师的功能——遗憾的是,教师这一本然的价值迫于观念的

偏差及认知中介的局限等原因被压抑埋没了几千年。面对日益丰富的信息源,教师的核心任务是教会学生求知的渠道,教会学生搜集、判断、选择和加工知识、信息的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的能 力。更重要的是,学生虽然可以通过自学掌握人类文明的成果,但却无法将其内化成人格;技术可以瞬间把信息传遍世界,但它却永远无法传递智慧。未来社会中学生必备的灵活的适应能力,强烈的竞争与合作精神,求异和创新的精神,理解、尊重与包容多元文化的素质等,这些是任何技术所无法替代的教师的独特使命。

教师知识传递优势地位的丧失也恰恰预示了人们期盼了几千年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的到来,而教师的真正功能也终会随之实现。首先,互联网给人们带来了更多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机会,传统教育中师生尊卑差异及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在新时代会加速瓦解。教师将由“知者”变为学生学习的协助者,教师角色的转变为学生主体性的弘扬提供了可能性。他将越来越成为学生的顾问和合作者,主要教学职责是激励学生思考,帮助学生发现矛盾的论点和问题的所在而不是拿出现成的真理。其次,信息技术还为教师提供了一个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的平台。它使教师有可能把对学生的抽象思维训练与形象思维训练、发散思维训练与复合思维训练有机结合起来,把接受性、主体性、活动性、问题探究和发现等自主创新性教学模式与教学实际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彻底变革过去以教师、教材、教室为中心,学生被动接受的单一教学模式。多维的、开放性的教学活动有助于使每个学生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鲜活的知识发现过程也将取代惰性的、呆滞的知识结

果的积累,并最终促成师生间多向互动和认知与情感和谐统一的教学关系的形成。

四、结束语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传统的学校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要满足公众利益,变革传统的学校教育,不仅仅是要建立新的电子高速公路,更重要的是重构教学的意义,变革教育理念,赋予教学这种神圣职业以新的尊严和新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 瞿葆奎. 教育论文集·教学:中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657.
- [2] 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邹进,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 [3] 鲁洁. 一个值得反思的教育信条:塑造知识人[J]. 教育研究,2004(6):4.
- [4] 约翰·奈斯比特. 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M]. 孙道章,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32.
- [5] 怀特海. 教育的目的[M]. 徐汝舟,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2.
- [6] 项贤明. 教育与人的发展新论[J]. 教育研究,2005,(5).
- [7] 夸美纽斯. 夸美纽斯教育论著选[M]. 傅任敢,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246.
- [8] 吴康宁. 教育社会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53.
- [9] 吴康宁. 课堂教学社会学[M]. 南京:南京师大出版社,1999:85.
- [1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08.

[责任编辑:夏畅兰]

Reflections on Classroom Teach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ANG Jing-zhi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Information age brings both challenges and chances to traditional education. The features of knowledge and popularity of Internet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re affecting the traditional schoo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deeply. Many educational beliefs rooted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y needs to be rethought rationally today—teaching and education in the classroom at school is to grasp knowledge; every student in a class is the same; a teacher is a symbol of knowledge, and so on.

Key words: information age; teaching; knowledge; teacher; student